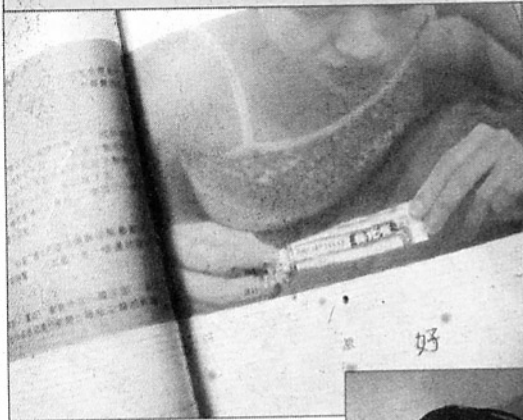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SUMMERS > GRANDER CHAIR

來不及回憶《華盛頓砍倒櫻桃樹》(陳珊妮第一張音樂作品集)的甜美與純真，就已被《我從來不是幽默的女生》(陳最新的音樂集)的苦澀與自覺淹蓋了；來不及調校自己對她最新音樂的幼稚期望，就已懸空架在尋找生活純真感覺與充滿限制的現實世界之間。 □麥海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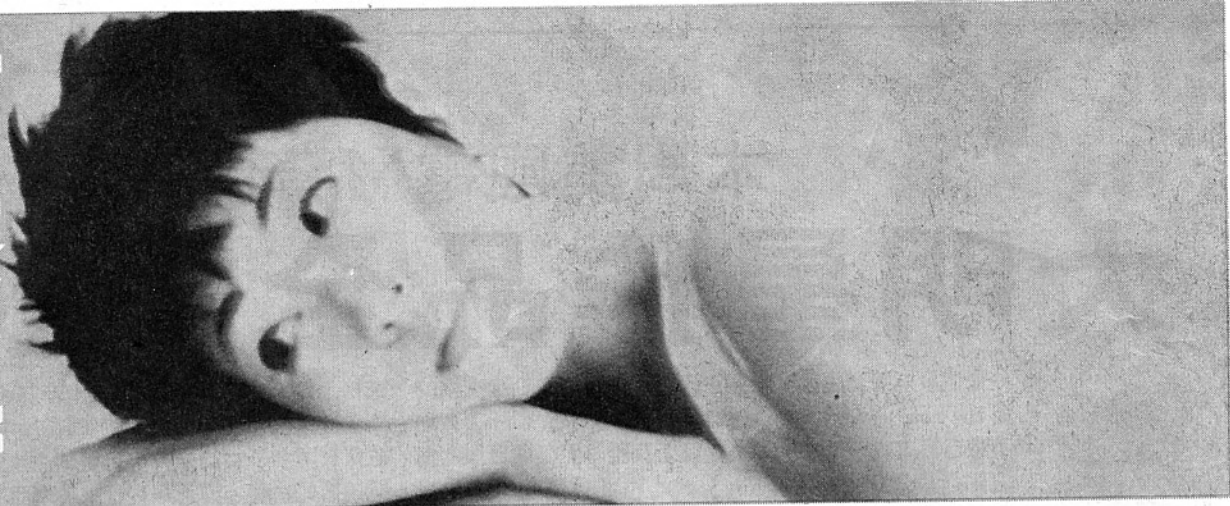
↑陳珊妮著作《還好》中，medium close 她拿着無比膏。



←陳珊妮第一張音樂作品集《華盛頓砍倒櫻桃樹》。

華盛頓砍倒櫻桃樹

# 甜美到苦澀



# 陳珊妮

還好，還有《還好》，陳珊妮的書。姑勿論是甜美還是苦澀，陳珊妮最吸引的，還是那些在生活小節上縈繞與耽擱的空間，在彷彿可以擦身而過的「小事」上的逗留與徘徊，思索與回味。

今天的陳珊妮，雖然沒有了《一線天》的活潑控訴，也沒有了《三個瓶子》口語化的平實，但都沒打緊，她就是今天的陳珊妮，結了婚的、剪短了頭髮的、生活在不同角度的陳珊妮。

## 來不及對焦已移位

來不及把對陳珊妮的感覺調整好，由音樂到歌詞到書本，一切就好像已經移了位，也許因為我與她也在變，一切也來不及對準，焦點已不同了。

新的唱片封套設計穩打穩紮（商業性考慮也無不可），書本的設計卻較生鬼有趣，至少，不是港產袋裝書，又貴又難看，平凡得可怕的一排排方塊字排成方塊狀！

《還好》中 medium close 陳珊妮拿着無比膏，往下看有很多

大大小小不規則又重疊的「還好」字樣，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設計（第 27 頁）。大底多病的人，都喜歡見到白花油、無比膏、保濟丸之類！

## 亂堆「符號」好恐怖

書本裏文字端好的砌成各種形狀，唯獨欠奉的卻是標點符號。都不必了，生活已經有太多亂堆亂指的符號——如把陳珊妮與女同志掛鉤。聽見/讀過一些言論，指香港很多女同志都喜歡陳珊妮，或抽離分析拆解陳的音樂為什麼會吸引同志云云，好恐怖！我想這些牽強的「文化」分析倒可吸引注意，但事實上在不同圈子裏的女性，或至少我身邊起碼有五個喜歡陳珊妮的女性朋友，都不會認作同志。

較小心地說，我只可以寫，陳的作品，的確可以吸引一些比較自覺自身作為女性且對性別、對生活的不公平與各種局限較敏感的女子，但女同志不就必然等於這種女子。

歸納香港女同志（作為一社

群），奇奇怪怪，都不知是指誰?! 集體性的說女同志云云有什麼特點、喜歡什麼音樂，更是奇怪，怪不得自己與一些朋友都快快退開同志之名另立門戶。有時，來不及說清楚，也就被人定了位，好恐怖。

## 期待不着邊際的夢

其實，來不及讓感覺流動，已經要寫《還好》，都不是大好，因陳的歌與文字會令人發夢，不着邊際的夢，如她在夢中跟劉德華攀山，又或是與二百磅的王菲同場演出，但我這幾天的夢都是狂亂的，來不及記起。幸好，（書）夢中還有深刻的感覺、有控訴，且有血有肉，雖然，不一定快樂，但至少必然多於 Wonder Bra 或玻璃絲襪可以盛載的。

希望陳的歌與文字，縈繞和耽擱在生活小節的自覺，可以帶來更多夢，雖然不一定清楚。希望這次來不及說清楚，不再是後悔之言，而就只是來不及說清楚而已。